走了“河东狮”，来了“母老虎”

文 / 邓魏

为什么说“女人是老虎”呢？也许有人觉得：一个女人要是平日里又凶又猛，发飙时大吼大叫，这跟凶猛的老虎有什么区别呢？特别是，老虎和女人都危险，老虎吃人，而女人吃人心。

可是，老虎尽管在中华文化里是威猛形象，可比它更凶猛的猛兽并不是没有。事实上，中国古人还真的喜欢用狮子比作女人。最有名的就是“河东狮”。

话说北宋期间，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被贬黄州，与陈慥结识成为好友。当时陈慥家中歌妓成群，每当宾客来了，屋子里就热闹起来。可陈慥的老婆柳女士，脾气暴躁，嗓门洪亮，只要见到莺歌燕舞就醋性大发，搞得陈慥在兄弟面前根本下不来台。

有一天夜里，陈慥跟苏轼正在听曲赏舞，柳夫人突然一声狮子般的吼叫，持杖擂壁，吓得陈慥懵了……

当晚，苏轼就作诗发朋友圈：“龙丘居士亦可怜，谈空说有夜无眠。忽闻河东狮子吼，拄杖落手心茫然。”

后来，这故事让洪迈听到了，被他写进《容斋三笔》，“河东狮”很快成了热词。又因为陈慥字季常，所以后人把“男人怕老婆”这种事称为“季常癖”。

关于“河东狮”，在《官场现形记》《快嘴李翠莲记》《狮吼记》等明清小说里都有提到。《红楼梦》甚至还有一个章回名叫“薛文龙悔娶河东狮”，说的就是薛文龙的新婚妻子夏金桂。

中国其实原本没有狮子，直到东汉章帝章和元年（87年）安息（今伊朗）国王献狮子给中国。虎是中国土著，而狮是外国洋物，古人是不是也觉得拿洋物说事，更容易被追捧呢？

更何况，“狮子吼”源自佛经，意指“如来正声”，比喻威严，自然“河东狮吼”比“河东虎吼”更有文化品位。

既然“河东狮”如此受古人追捧，为什么如今又只见“母老虎”了呢？那是因为现代女人变得更像老虎。

老虎是猫科动物，而女人是猫一样的动物。诸位要是看过老虎走路，就一定会发现，这家伙走路跟女人一样，屁股一扭一扭的，走的都是猫步啊。

老虎和女人都很爱美，老虎爱皮毛和女人爱衣服是一样一样的。老虎的皮毛光滑有纹理很漂亮，有事没事就懒洋洋地梳理下皮毛，而女人的也喜欢衣服光鲜有质感，有事没事就喜洋洋地整理衣服。

哦，她们也都喜欢美甲。每个吃饱喝足的午后，老虎热衷在爪子上挠挠、舔舔……而女人也喜欢在指甲上搞点小钻小花美化美甲。

其实，他们的脾性也有些相似。

在动物世界里，虎虎之间的爱意绝对是波涛汹涌的，本想“含情脉脉”，偏偏却是“虎视眈眈”。老虎的交配更是步步惊心，每逢发情，公老虎一定要把母老虎逼到绝地才能罢休。完事后，公老虎撒腿就跑，一旦动作迟缓，母老虎就会反扑上来，把它咬伤甚至咬死。

那事儿到了这份上，已经有点像“拿性命交战”了。难怪有人说“三十如狼，四十如虎”，真是深刻精准。

看来，把性情暴躁、作风强势的女人喻为母老虎，这是中国人洞察女人和老虎的结果。

中国古人喜欢乖乖听话的姑娘，自然讨厌虎虎生威的女人。《增广贤文》甚至告诫家长们：“生男欲得成龙犹恐成獐，生女欲得成凤犹恐成虎。”把“女人成虎”说成是家门不幸，摆明了是让大家拼了命防着“母老虎”啊。所以，中国古代其实“母老虎”并不多。

《水浒传》里的顾大嫂，江湖人称“母大虫”，是实至名归的“母老虎”——她长得“眉粗眼大，胖面肥腰”，言行野蛮粗俗、急躁暴力。顾大嫂和老公孙新原本经商开店，生活好不惬意。后来，夫妻俩因为搭救表弟解珍、解宝，劫狱反了登州，上梁山入伙，还参与祝家庄卧底……孙新人生的每一步，都是“母老虎”推着往前走的。

不仅是顾大嫂，还有扈三娘、孙二娘，这些女人大多是被生活所逼最后粗暴地反了生活，最终成为“母老虎”，甚至成为比“母老虎”更凶狠的“母夜叉”。

到了今天，比比皆是的“母老虎”，折射了女性地位提高，经济独立和压力增加。

你或许听说过“小猫变老虎”的说法吧？女人情窦初开时，她们大多像猫一样温顺可人、我见尤怜。只不过，后来她们奔赴社会，走进家庭，为了生存为了家庭为了孩子，让岁月吹黄了脸容、催肥了身材，养大了脾气。就这样，“小猫”就变成了“老虎”。

这些“母老虎”般的女人，何尝不是看上去脾气大、实际上情义深呢？她们脾气暴躁、嗓门洪亮，可她们也目标坚定、行事执着，她们管老公、管孩子、管家，但时间能证明，她们的管束和用心都是“苦口良药”。

我们常说，“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优秀的女人”，但谁又知道，这些优秀的女人心里都有一只凶猛的“老虎”呢？她们顺心了是猫，糟心了是虎。而猫有没有变成虎，很多时候，无非是看生活到底有没有倒塌，或者生活到底倒塌了多少。

女人词典

邓魏

今日女报社助理总编辑。爱好广泛，但求“胸中有墨，脑子无水”，目前常用男人笔墨写女性文章。

扫一扫，
看《女人词典》专栏